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牧庵集卷

二十九至
三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舉人

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

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

臣曹洪梁

欽定四庫全書

牧庵集卷二十九

元姚燧撰

墓誌銘

雷君伯靜甫墓誌銘

昔者嘗徵先師魯齋至闕輔闕輔學者則而化之始踐
修人倫日用之實不變于流俗之駭議斷斷乎以復古
自負能久于其道不數人而伯靜甫其一也然伯靜不

及事先師事今昭文大學士潛齋楊公最稱善學而潛齋亦先師視之若友者也先師晚聞伯靜名嘗書示進學之要嗚呼觀兩公之知與亦可概見其為人矣伯靜諱復始字國明由避家諱改今字生以歲丁酉冬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幼稚舉動如成人父知事君已有虞曰是大吾家兒也長知讀書不輟朝夕寒暑君戒其耽苦為疾雖暫休之而勤益力不得則思有聞斯人經史諸子積貫淹洽講磨朋友長善救失敬以下之雖不已若

不敢自有餘與人汎接周愛不為町畦惟嚴于擇友事
君承顏悅心曲極孝敬一不甘味或終日自咎廢食喪
母情文不便今俗之簡失勿行一以禮經為師哀毀摧
杖始能興日至君側則變色為舒以安其盡傷心也友
五弟豫世忠恒益觀甚篤然教誘之際凜乎若嚴師莅
側晨省名授事出出還必究先輩誰見何得何問遲歸
則侯之門疾則親護視姊如畫聚一堂不得還私室均
勞同食故久益睦無間言閨門之中翦然有法不幸以

至元丙子夏五月八日卒且卒謂弟若子曰吾顧棄大
人使哭子耶吾目不瞑下土也汝盡孝終養之其友徵
士蕭軒哭之曰嗚呼若伯靜者以夷曠淵默之資醇正
精微之學篤信允蹈之力道被其身教行其庭使出而
遇必為知務識治之臣振德蜚聲以利澤一世若不難
為也而其成其施已此竟不淑耶燧讀之既悲伯靜之
不年大徵士之善言德行且知言也按雷氏同之邵陽
人後徙河中府之河東縣陶邑鄉者八世曾祖希齊不

仕祖震通太傅僕府經歷父守義太傅濮府知事由妣
夫人趙卒不反葬陶邑特塋安西之咸寧白鹿鄉平里
故從葬平里塋左妻侯無子後以弟豫子適今亦卒銘
曰

義理之在人心者固未嘗泯然非先覺之賢卓識之士
唱而鳴之學者安遽能知為帝降之衷民秉之彛而踐
行乎人倫日用之間哉古之人聞而知之于百世下猶
若得其心傳矧伯靜甫與先師魯齋其師潛齋生並世

或親承面命而得其緒論者乎斯文修塗發軔未半而車亡其軸噫此古之人重發不幸類之之歎也然君平日東弟若子師之至矣彼不哀君之未究其躬而忍輟心夙聞家學于其身乎反是思之伯靜又奚以憾為也白鹿之原平里之阡左蔽蓬穎之萋綿而高可隱者下惟其挺噫乎哉斯賢噫乎哉斯賢

瀏陽縣尉閻君墓誌銘

閻宏少燧十七年識之七年矣走未嘗遇以凡士宏亦

願遊吾門彙所述焉始託銘其祖醫隱君墓于時尉瀏陽考府君不恙也今焉六年又求銘其墓嗚呼何兩君皆不及知而幸祿潛德其幽宏豈有見走文可以信後世然歟走不讓為者則以荅其為好私余故也君諱鼎吉字和卿醫隱長子其鄉其世其遷徙與醫隱所以教者皆見先誌以至元二十一年尉瀏陽二十六年受代三十年秋七月十七日卒年六十八僑墓長沙元配姚氏再配白氏二子宏掾省江西與蕃也四女一適郡人

徒單全一適南陽高舉二在室孫男女三人宏將以明年五月庚寅歸葬其鄉先塋自狀曰君幼耽誦記敏為文辭異其時他門兒者皆其小德削不致詳而日勤于筆錄如易正義論語注漢記傳舊唐傳治鑑節文選杜詩註十餘書無慮數百萬言具藏吾家手澤尚新可以汗車牛未聞人有辨為者與寧仕事人則從張公邦彥宣撫天平為四川行樞密院柴楨照磨用禮卿王博文薦出官瀏陽非賢不即與居母申憂廬墓毀悴杖而後

則輟祿大而奪官是不諒其力少不足以制姦而惟責其專印不職也是其所難凡尉一世同者而君有獨焉在令尉恒居縣禦寇無敢他遣而湖省犯法臣持遣數千里送所市紗羅京師賦出非其口也入納非其手也市者顧不必送而顧必令不遣者送有司又大其尺度重其鈞權從而責其輕短不使得歸取償有司必舉息立輸又遭例大鉤考無問其當與否迫令首受治民間遺楮緡二千五百其家府又遣修航海戰艦欽廉人難

其一君難其三此其所由以貧也其利為者必求為盜
罪不抵死嘗墨其肌月呈身有司者署使伺盜曰蛇之
所塗蛇能知之吾使過耳口不言所指使自喻之彼方
困拘罪籍一朝得交平民出入惟求圖報雖身為盜將
不避為況囊橐他盜願指富室惟所便取坐受其有盜
得其粗我得其細擇世所共寶不可形迹敗者歸之尉
有司覈盜不得依日月則杖尉兵一杖加一等三杖而
止耳伺盜持尉權一時宜密置無迹何及焉尉所輟祿

幾何而伺盜資之什伯不貲也盜為伺盜忠臣伺盜為尉忠臣又其巧者與隣尉交歡私要言曰吾得盜必使誣汝縣富室曰嘗巢窟焉曰屢資給焉韋羅之獄足吾欲縱之民惟知德吾耳汝得盜亦如是取償吾縣易地為之胥相益也其月縱兵歸詭代家人責入傭直與民以兵備斂者又所得為也凡是數事今之尉者十出其半又聞一尉始至子嘗借衣尉兵其無可知也比滿積楮緡十五萬歲入稻萬石而不知何術取之也或曰是

由賊不急其期日民貸其家責券數月子與母侔無則入其田屋令埒封君不思仕矣嗚呼尉乎禦盜歟師盜歟凡觀夫人觸法肆行微倖未露憐人大語則君掩耳此倫拘拘恪恪自靖其道不少萌憂不足休休吾心賢何如也是為銘

奉議大夫廣州治中閻君墓誌銘

至大之元明年燧以學士承旨翰林閻氏子然來自江西拜且泣言先人嘗以公金石之文獨高當代故求曾

王父醫隱君王父尉潭之瀏陽君與外王父金童子進士秦君道隆之墓不于時人三皆訪公然不天思可銘先人墓者敢越先志他求人哉敢泣血請余感其言而序之君之先始家蒙之漆園入金由其五世祖遵卒令陳之宛丘子仲徙西華再徙涓州生肇自是而下再世則醫隱君瑀與瀏陽君鼎吉生君諱宏字子濟若不好弄而嗜學母氏歸寧亦挾書以從不暫廢誦鄉隣異之成童嘗為冬庠于農隙得束修皆用資已事師聞士子

有聲望他郡者不遠數百里徒往致拜就正而知君莫
如余先至元茂子辭直翰林客鄧君方墾南陽醫學提
舉劉君大亨亦家鄧始以其文為摯相過甚殷余既以
所得文法告之及示其所注遺山集余則曰子有進道
之資而弊參天地贊化育精神于此耶斯與箋爾雅蟲
魚奚異恐以是小知妨大受也君不示以余言為逆其
聽而止歸覲瀏陽時故翰林承旨徐公琰持憲長沙手
所為文以先徐公奇之答詩以譽及參江西省政引以

為掾事資其謀拔士子有學行者進為校官會故翰林
承旨瓠山王公構調廣選于江省省臣以君晨夕給事
元貞之元詔脩世祖實錄士在外可與脩者聽其召入
瓠山為侍講用其薦為國史院編修官將仕郎凡是二
百七十一之帙籤皆其所書滿考進應奉翰林文字官
徵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上言中書請加左丞
崔斌封謚以雪盜殺臣讐其忠謹之誣時相多之選掾
中書君不可改承事郎出檢校江西省列曹諸掾簿書

稽緩違失皆聽以疏其事達省受罰人無尤者會朝廷
遣宣撫四道分行天下郡國功罪皆聽升黜今象河南
省政陳公某至江西雅知君引以自佐君言貪賊固可
汰苟其人初未之知子孫家人為之持憲諸臣必其服
者亦宜哀而伸之使不廢棄終身清白國足回然亦有
矯俗僥倖以干名者未可遽以為信不覈其實而受其
罔此邵子所以見善未嘗急去也陳公大然之由是此
他道廢事皆輕平無怨家赴愬于朝者大德乙巳余參

江西省政君猶檢校見其憂去矜鬻多識敦信義理之
學反躬而篤其行溫然大雅君子然後自驗嚮所期有
進道資言不失也余以明年九月以疾辭去又明年當
十年五月十有一日而君卒豫章寓舍年五十二貧無
以殯今平章議樞密事李世安罷左丞休于家買棺藁
藏郭東門外又明年官奉議大夫廣州路治中之制下
人一歎其不及拜命于生一復華其賁九原也平生不
妄笑言風度凝遠望而知其為有諸中者遇士君子家

法書名畫與古彞銘款與一言一行之善莫不筆之雖
家空匱人或問之揆義而取不苟其得其達已者終身
不忘容齋卒東平訃聞君以其為江西日嘗新徐孺子
祠故即是地為位立叙其情以哭之又圖其像求余為
贊歲時以事為翰林日其僕健而才瓠山愛其任事當
意遂借役之終出檢校不忍發口召還竟死其家與人
交不以合已而翕翕炎于始不以逆已而悻悻叛于終
若泛愛然心所與者視其窮約極其力可至以周之洛

人王君卿五十生子而妻死謀求乳婦困于無貲從求
貸假遂質象笏以應其須子幸不夭讀法上章寧用槐
板其友楊行簡贖以見歸友人劉景溫孝而貧事老母
凡百為皆身之為買妾以給役使其急赴義多此類曾
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姚氏君則其出繼妣白氏妻秦
氏繼劉氏二子然以治中恩澤尉龍興之新建江西憲
臣多其好學而文顧遣逐盜用違其長以職官召為屬
吏季遷男孫址嗚呼太史公傳夷齊哀其餓死西山引

顏淵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
肉竟以壽終以明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之非然蓋天道
遠人以數十寒暑之身不要其歸固宜云爾必如周太
史筮陳公子完非此其身在其子孫驗于五世昌為正
卿八世莫與之京者始不膠于一定姑置夷齊顏子雖
天當世配饗孔子至今諸孫五十餘代猶蒙其澤復無
所與盜跖柳下惠弟也安知其子孫不一再世而微絕
其柳氏賢而傳之史者又安知非下惠裔邪畧古以求

惟微而家宛丘而下三世不仕積將百年尉劉陽秋纔
九品視古一命顯而未著至君之身操觚牘于鑿坡近
負從橐為天子私人出入檢校江右之省月旦為清議
所歸顯方著矣僅踰知命而卒明年而治中五品之制
下實古五命雖未嘗一展驥足其恩澤猶及子然視其
王父尉若異地為職則鈞王父已是然猶進未父也其
大震耀非然之身在其子孫者人亦孰得而必其世哉
由是以思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信也非歟是為銘

京路醫學教授李君墓誌銘

君李姓諱綱字文紀其先真定人祖安道以字行考諱
顯榮金廣威將軍內鄉酒使歲壬辰担山公武仙聞可
將任置為千夫長使戰浙川蓋當太上皇由興元循漢
東出兵也君年方十二以孝聞學能詩矣會鄧之節度
使耶律瑗盡以州民降宋君侍母郝至襄陽制閫皆處
之屬城分君隨州明年還鄧乙未歲饑以皇子庫庫齊
教徒洛之西君以儒業醫故思到精詣為人診治疾輒

已雖先輩善其術久其道者君不以年少下之人亦捨
彼不即而惟君歸也年二十四或云廣威君不亡嘗見
之雲中跣足往求不獲無有也號歸失明乃籲天自悼
曰吾壯而為世棄人如母氏之老何于是將身克慎攻
治益力蓋三年而視復故中統元年制授南京路醫學
教授至二十一年改襄陽醫學教授尋詔尚醫今本草
中土物且遺闕多又畧無四方之藥宜徧徵天下醫師
夙學多聞者議板增入君在徵中三以老丐不就車二

十六年歲己丑夏六月三日年六十九卒鄧越五日葬
穰縣亭子坡嗚呼人倫之大莫先能子有是一者則天
下萬善可必其畢集吾躬推是言之則君處已之慈祥
恭儉與人之忱信和厚者考墓之也六子友直友諒友
聞友端友德友誠恪服訓言近奉晨夕遠職官守皆馴
馴有脩謹稱其化家又何如也諒前將仕郎提舉靜江
府茶鹽聞前奉訓大夫知壽昌府君不恙時四方達官
賢士有過此者或識不識必造其廬州縣牧宰旬好而

月聞之亦此邦之雅望君子獨與燧相能方疾委篤猶
遣端也求書獲安將揭其寢尚冀其可速已會燧疾不
親筆硯不果而竟已此哀哉要金徵仕郎化平令胡士
元女六子同出前君卒三月女二人一適張升一適提
領常德路交鈔張居敬男孫五人未名女六人幼誠也
纁杖致諸兄命哭請銘乃泣系之銘曰

維古中壽七十率有宰物者司入出偶于君年不足一
子而全歸始曰卒善遺後人昌後必魂神徂升降體質

其千斯年安此室

趙君和父墓誌銘

至元十六年燧先嬪闕西夫子紫陽翁楊公真之中女
卒禮夫為服齋衰杖期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志也十
八年燧時為秦憲聞同之士子趙君和父中女年二十
有四由嚴於擇對在室通書聘之君乃聚其族謀曰使
君以故中書左轄公猶子顧肯求結禱吾門是其心非
求婦氏閭閻哀選姿顏者第不欲以失節者匹其身其

志已絕其庸人誠可嗣為兄弟者禮辭即許燧以不腆
先君之幣迎之已婚往拜其門君以外舅自居若視其
壻為清門子非其耦者乃大副所願自慶得良婦翁從
其鄉來長安聚居踰月其年十二月翁歸兩未虞竟自
是為死生訣也明年壬午以十一月二十卒露井社其
家年止四十九訃至燧與妻蘋自長安三百里各服子
壻女服往哭之以其月十六日舉納之其鄉先塋壬舍
來會塋者或遠數百里老日哭之如失子弟少者哭之

如喪父兄自其居至墓所十里祭不絕路或曰嗚呼哉
天乎若人之年耶如是者盈千人匹夫可以化其鄉未
見有如斯比者夫豈無自然耶君諱居中字和父厥考
彥和鄉人誄為明理先生祖考惟良曾祖考師肱高祖
考孚自君而上八世醫行其鄉不徙業又自祖考而下
三世兼業儒以醫及人以儒修己人益誦一鄉之善士
君之為尤事明理以孝有譽友其弟居仁及馬氏妹逾
篤豈惟疾者藪然來歸鄉人有為不善者必訓飭之聞

者受言不敢岸傲拂拒之有訟不之府縣而求司直其
家取醫直集穀常千斛歲歎則貸之貧無積者凡哭而
哀者皆常飲惠食德人也妻鄧相敬如賓三十餘年無
反目言一子惟義君卒之年甫再歲四女長歸同里楊
某次歸燧次歸韓猷幼在室後卒之六年當至元二十
四年戊子外姑氏謂燧曰乃外舅汝知己也汝不哀其
窮而在下生志不遂乎汝直翰林職史館銘賢公卿墓
者夥矣可不有言發其玄宅潛輝乎不然則平生修為

之勤愈不聞將來矣遂敬應之銘曰

生不五十孰謂其年耶業仁冒其鄉道行其室冀缺之
賢耶子稚而氣質粹實或幸賴以為傳耶十一世之蹟
迺今猶然耶彼不絕夫涓涓之滴將待夫他日之為淵
耶其為世所甚惜者又烏知夫有在天耶嗚呼吾銘之
幽石其可以告夫邈縣也非耶

故民鍾五六君墓銘

文興字叔進緊鍾徙吉潁川自迫於靖康繹騷避吉而

來岳世方四由元而富仕明至實生文興叔進字郎行
五六以族次凡是四世皆不位吁哉五六遯迹市乃如
天啓所狀事居家孝謹文縝緻嚴訓厥子俾知義自奉
殊貶忘勤勤基約以極豐其積此邦師之陶猗視居鄉
侃侃和以易不私其有善分施歲荒民饑閔瘠瘁發我
廩庾飫老稚崩梁壞塗捷石治至今行者賴其利乙丑
之閏月庚戌年六十八世廼棄其之三陽先墟比黃室
之子南秀嗣南英南金又其季一女結褵未決議男孫

滿十女半是一庭嬖今貫魚似椒聊蕃升必天意豈憐
之家久踣躓一朝起行當遐致況如南秀士服被下及
二季皆學仕始卑終高若登陞或者而宗由曲熾匍匐
哀求銘玄誌伊誰成厥孝子志苟有善今必門地漢民
仲山凡豈異奮筆發隱太史燧

臨江路總管府判官夏居母夫人張氏墓誌銘

大德十有一年秋八月臨江路總管府判官夏元亨通
燧于郢拜而言曰元亨母汝陽張氏世家也是家金以

友義嘗旌其門至居士某者百有八年以終三男二女
夫人其姊吾夏氏與同里生十九年而歸先人後徙家
洛祖府君諱某金尚醫年九十餘妣朱年八十餘以終
于時無他臧獲躬服勞以養姻里孝稱之尚醫不恙時
每訓先人汝未盡讀吾書而得吾術其無為醫師以誤
人授汝必方為瘍醫自業先人守是言及四子天瑞元
亨與利貞德常生教之讀書元亨長矣責使學仕曰汝
欲事人必親其大一世者乃遣宿衛皇孫妃今皇太后

積勤有年敕提舉龍興茶局歲貢名薈其邸大德六年
調令臨江將上其年十二月七日先人卒年八十有九
人曰天者獨鍾壽考于之二家耶既寔偃師某鄉獨輦
夫人來南有公相與祿以慈旨甘為醪醴歲時晨夕歌
舞為壽而歡其心八年當婦郝卒之明年夫人已為納
幣趙矣急其婚期元亨欲俟三月終某杖期求日夫人
則曰吾得吉矣竟以八月三日合巹纔六日其日浴已
又沐已又易衣家人問其然曰吾所欲也明旦元亨奉

撤祠閣早山未至而追者及之以卒告其月九日也年七十有八殯而待其滿秩舟其柩返葬于洛亦嘗揆之順章貢彭蠡大江以溯淮達汴陸去洛譏十五舍為便且邇所以由石鐘山溯江漢餘二千里以至此又去此而襄陸行千里始至吾洛不敢以為迂遠必公見者以公鄉先生文有時譽昔參江西省政嘗書薦其臨江忠慎廉平為知己恃此如得銘先妣幽墟以歸則生與死者華賜及燧燧哀之曰嗚呼使如汝言終杖期亦歸于

數日則夫人為不及饗趙婦且古治喪絕而後沐浴而
襲今不疾沐浴者猶人之常隨以易衣若襲然明日遂
終由前則行嘉禮于喪由後則豫死事于生豈逆知其
將然不以語之人乎抑初未之知或天者誘之俾其然
也所可甚惜太后正位東朝其澤必先丐其舊臣則元
亨亦依日月末光者其榮以祿將大于今夫人不及見
之其將歆其豐祀乎天瑞道之營道令未上而卒利貞
龍興提舉德常醫學正男孫三人男曾孫如干人曰

事耄姑翁負孝稱其躬有子序鴻皆婦夏之功天報之
豐俾食子祿以終歸而君子之穴與同于洛邑天地之
中可謂世所憾者無其恫矣

牧庵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牧庵集卷三十

元 姚燧 撰

傳

太華真隱褚君傳

雲臺真隱褚君幼業儒長而遭時艱求所以託焉而逃者寄跡老子法中受學劉真常栖遲不在城邑多名山中保保之葛琅邪之七峰應之嶽神無常居焉洪後由

真常主華陰之雲臺宮始從之西真常居焉徙上方焉
弟子主雲臺雲臺華嶽也為山益奇上方又天下之絕
險自北望之石壁切雲霄峻峭正矗非恃鐵絙不得緣
墜上下又不知鐵絙成于何代何人意者古能險之聖
也將至其顛下臨壑谷深數里有煙幕翳其中非神完
氣勁鮮不視眩而魄震君負食上下自給如由室適奧
嬉然不為艱薄寒則上下負食益勤為禦冬備一歲偶
未集雪塞山門計康纔得當冬之半始服氣氣減食為

胎息遠則數日一炊明年山門開弟子往哭求其尺見
步履話言哀哀他時方神其為非庸人同下山止之曰
不可復有往也已設向師食不繼僵死冰雪弟子雖有
喙何說自白其能孝於天下必勿復往也已君難逆其
請指牛心谷曰此漢太尉楊公震授徒之槐市也或聞
而稽疑其傳止得公常教授胡不見其居華陰者不識
君何據曰然谷南直中方人行二里許深林奇石泉濺
濺鳴其下墜地盈畝構室延衰不足尋丈環蒔佳花美

箭人之來者始則愛其蕭爽不自知置身塵埃之外居
不是晷既已欠伸弛然而思去矣君又屏弟子獨居或
勸宜留一人自佐曰吾居此樂彼居此戚所安先不同
猶彊而留之能施期月之外要終相棄去吾故與之為
約非舂糴採薪不至絕而繼具而去亦古之君子以人
望人不竭忠也其出山還雲臺必以水冰無所仰飲十
月為候二月還谷性嗜讀書逾熟左氏博議日食數餽
飲酒未醺而止不盡醉也人家得名酒爭攜餉之至則

沉罌泉中時依林坐石引瓢獨酌日入則入室而休或
坐罷寢覺起行庭中一夕如聞林間行聲憂憂君則曰
獸也雖不得其名可試而知引石投之曰麋鹿哉將驚
而奔或止而不去者虎耳果止聽不去明旦視樊垣外
虎跡縱橫再夜起行如前夕不以自戒而止聞而談者
神明之亦有他士樵人獵夫之適山初未聞君為熟何
人責之具炊寢則假榻甚者易而詬之隨之益勤以安
無難色忿言其外若職宜然者去或聞姓名惟他語不

告終問之則曰吾求人知耶必求人知而求若知耶吾
居此在人所不問而吾所不告也人見其苦人不近人
情如是然不違俗上自王公而下及臺阜爭以一際顏
色為快燧亦嘗再造廬焉告以人間聲利泛如秋風之
過耳噤不酬應叩之山間為樂何如必盡舉平生所見
好石幽樹佳泉危棧疊疊忘罷若幸夫人之一往而我
能先之者相送以出覺胸臆塵鄙如雪之見現消釋無
留餘者數目益信夫遊方之外有恬愉靜退之士如君

者罕類例求也君名志通字伯達名聞天聰俾禱有應
不為沴賜號佑德真人提點嶽祠灝靈宮又以嶽祠風
雨將騫內出鈔萬八千緡為完葺費三千易敬而新飾
漣為輦過者改觀始知有應務之才特韜之耳年八十
得益深聞益彰聖皇始見益急當歲己卯至元十六年
詔中使起之北面命稽首草莽之臣通也自目知審
矣疇昔壯也言不足以資廊廟擇力不足以彊禦侮今
老先狗馬填壑晨夕至蒙冒龍光力疾以行行終不達

恐傷陛下仁及草木之化是以昧死請中使竟虛車而返今李大參公號知君深且樂誦人善者戒熒傳之無俾不聞於今而泯於後焉公名德輝字仲實前北京等路行中書省今以中奉大夫出相安西府云

行狀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

公諱德輝字仲實世居通之潞縣曾祖某祖金再世不仕考朴尚書吏部主事妣宗夫人三子長德英德谷季

公吏部君生三十九年且卒指公謂宗夫人曰吾為吏
治獄不任悍驚刻削人蒙吾力脫罪罟齒平民者衆天
武報施善人是兒其大吾門者勿憂貧且賤公方五歲
哭之如成人家終儲五升菽夫人春蓬稗為糧芼藜莧
為茹治之荒歲既就外傳嗜讀書求於貧無以自資輟
業十丈監酒豐州祿食先足旨甘有餘則市筆札錄書
夜誦不休夫人以過耽苦慮傷其孱薄也為滅燭止之
已乃厭糟粕歎曰志士顧安此也耶仕不足以匡君福

民隱不足以歡親善身兩間之間人壽幾何烏可無或
有聞死同腐草木也絕少年輩不游召其所親與率一
時名公碩儒歲丁未用故太傅劉文貞公秉忠薦徵至
潛藩俾侍今皇太子講講薦故翰林侍讀學士竇默故
宣撫司參議智迂賢皆就徵癸丑先朝封用親割京兆
隸潛藩擇庭臣可理賦者使調軍食實出公從宜俸辟
故真州總管高逸民自佐時汪忠烈公始宿兵利州扼
四州衿喉規進取數萬之師仰哺於公乃幕民入粟綿

竹散帶集之或給鹽券使歸京兆受直陸輓興元水漕
嘉陵一年而錢粟充棟於軍中宋臣介玠議棄平土即
雲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青居苦竹築壘移成都
蓬閣洋夔合順慶隆慶八府州治其上號為八柱不戰
而自守矣夔蜀之本實張於斯丁巳深峻用事臣大集
關西河南諸臣入計局以中嘗為潛藩用者文致多方
於公獨無絲髮得己未從南征至鄢留後行營庚申以
為南京經畧使再月又以上北京宣慰使其年皇帝即

位中統改元五月又以為燕京宣撫使燕多劇賊造私幣雜真行民間陰結死友相誓復仇怨殺人公悉捕誅之雖中書開府在燕令行禁止多不上白是是忤時相意以誣去位從北征還守北山諸闕三年惡已相反誅以為山西宣慰使罪權勢之藉以為奴免而良者將千人至元改元罷宣慰使授公嘉議大夫太原路總管兼府尹至是潛藩故臣相無有出為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治故留居此會我先左丞公當分省還朝山西湖

東世職守令即遣諭旨公拜稽首曰陛下以臣堪一縣
俾為令臣烏乎可擇況以千里寄治非材大懼任使不
稱以傷陛下之明敢薄之耶自爾愈益勤勵崇學教以
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逐姦賊以剔民賊裁婚葬俾
師簡儉敦耕桑以富生理之士立社倉以虞水旱之歉
一權度以絕斯詐之攘屢鼓折以驚竒袤之覲凡可與
民漸摩仁義者無所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滿秩左
部差功最天下右部考過惟草竊盜不獲一人五年微

入為右三部尚書人有由訟財而失其兄子者公曰何疑焉叔殺之也深竟其獄公所信厚及權貴言可撼公者莫不續求保為衣冠之族無有是焉皆漫不為應懸已奉為賞購之其家人果止變告情狀呈露言者慙服叔竟以是病死我轉戶部尚書事無大小必決之一日書判煩勞指為之璽七年會上以皇旱為憂俾錄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特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已經數獄服詞皆具自以為不寃公燭其

誣召鞠其妾榜掠一加服不移晷蓋妬其女君謂獨陷以是罪可殺之也即直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死罪觀者神之或容賞泣下八年授中奉大夫參知北行尚書省事九年罷尚書省以故官參知北京行行書省事京南徒水歲泛溢至地下為患公築堤竿去皇子安西王有土關中之明年當十一年奏求公輔已以故官改安西王相至則視瀕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疏溝澮其中假牛種田具賦予貧民二千家

屯田最一歲入得粟麥石十萬芻橐束百萬公是來也
貧不能從妻子留其京師事或上聞賜錢二千緡遣之
明年詔以王相撫蜀其年重慶猶城守東西川各開樞
府合兵數萬人圍之公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客受受食
方畧公危語動之曰宋今既亡重慶以巨擘之地不降
何歸正以公輩利其剽殺不得有子女懼而來耳不然
他日安未嘗戰及招討畢某偕中使奉璽書來赦最宜
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須其正反購得軍吏杖之為偽

得罪懷之入降水陸之師雷鼓繼進實堅其不下也中
使不喻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反命如是者皆公輩玩寇
彊場心迹之著白者况復軍政不一相訾紛紛朝夕敗
矣豈能必成功為哉兩府多致金帛子女為謝曰戎捷
與人法令所不禁也公讓不受出未至秦瀘州畔而重
慶圍果潰再退守瀘州十三年秋也明年詔以巴哈與
公代為西川副樞公兼王相大軍即發公留成都供億
食纔支半月賦粟繼之官船不足括商民船千艘日夜

督運其年復瀘州十五年重慶之圍再合踰月即下紹興南平夔施思播諸山壁水柵隨之皆下而東樞府猶故將也懲前與西川相觀望致敗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初公撫蜀徑東川歸以為重慶師間受圍必徵諸屬州兵盡銳拒守合州宜虛誠虛謀人持書曉之兵隨其後亦制合一奇也即出合倖繫順慶獄者縱之使歸語州將張珏以天子威德遠有宋室淪亡三宮皆北又頌聖量舍宏錄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呂北又

為書反覆禮義禍福譬解其言以為均為臣也不親於
其子孫合之為州不大于宋之天下子孫舉天下而歸
我其臣顧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吾忠於所事不亦甚惑
乎昔也此州人不負於謀求去就者以國有主寧死不
欲身被不義之君故爾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猶欲以是
行之則戲下以盜賊遇君竊若首以徼福一旦不難也
其說累數千百言又約書言為檄刊木於山浮板於江
江珏未及報而公還王卿至是合遣李興張侁十二人

詞事成都皆獲之當斬復為書從歸便喻其將王立其
言如喻珏者而宣劉切興至立亦計夙與東府有深怨
懼誅復興等導帥幹楊獬獲獵書間至成都降公從兵
總數百人赴之東府害之來爭有言前歲公為書招珏
誠亦極矣竟不見寤無功而還今立珏牙拔也習狙詐
不信人特以計致公來使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晷刻
耳未必定降定降公冒吾圍而來受何物視我必不汝
進公曰前歲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孫孤絕窮

而來歸亦其勢然吾非攘若功者誠懼汝憤其後服誣
以嘗杭蹕先朝利其剽奪快心於屠地也吾為國治此
民豈計汝嫌怒為哉即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
集其民而罷罷置吏立德之與金玉飾少艾為謝公曰
若以吾為是來耶吾無事乎此其特徃餽之東府合人
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還邸是年王薨
公感其受知深而悼夫棄因之蚤也哭之幾不能生十
七年詔公與南省參政程某即其地聽思愔湖南所訟

鎮遠王平田會西南夷羅氏鬼國叛別詔雲南湖南四
川合兵三萬人誅之前茅及境矣公曰蠻夷無親為俗
吝貪始由邊將撫之失策積怨以叛好事之臣請加兵
誅旁諸小夷洵懼相擅繼叛者必衆恐非直三萬人能
歲月平也吾鯨天子仁聖馳一介之使招之可坐俟其
來豈必煩兵不及以聞遣安珪止三道兵張孝思諭鬼
國降其酋阿齊熱公名問曰是活合李公耶其人明信
可恃即日受命身至播身降語且泣曰吾屬百萬人非

公惠活專鬪死不降事畢辭聞上為之開可改鬼國為順元路以其弟阿里為宣撫使其年王相府罷十一月二十一日始至黃平是夜也星如斗賈館垣外公弗善也歎曰他日嘗夢主烏江今播水適名烏江與是星皆吾死徵也夫吾嘗誦馬伏波老當益壯之言而奇曹武惠為將不殺得今活羅鬼馬草裏尸歸何憾二十七日卒後七日資政大夫中書左丞安西行中書省之命下蠻夷望轡車為位祭且哭者動百千人塗所經男女空

家咨嗟聚觀合之安撫使立哀經卒吏民迎哭傾振山
谷為發百人獲喪達興元上聞而悼之贈光祿大夫中
書右丞諡忠宣公賜錢二千緡具葬先妃詞王遺前金
書王相府事博囉賻錢五百緡具奠明年僉播州安撫
司事何彥杭章請即州治之東為廟制曰可薨年六十
二夫人胡氏前公卒今夫人某氏子一人嘉議大夫安
西路總管兼府尹諸軍教拉頰也女二人長適嘉議大
夫禮部尚書劉秉恕幼在室嘗縣公平居以先夫人剛

嚴其弟宗亨有小過對衆奮杖撻之不少惜公若何而
歡奉使未嘗有厲色遽言其亦能哉哉二兄既位不大
耀於時每分吾有不至以寡乏見告其盡禮埒氏不以
語人人知為姑若從母不以為兄弟也與人交誠易炳
白不張城市機穽不面為許退與他人語以諄諄暴其
人所長而韜其不及至繩檢姦慝奮發忿急不能留怨
過然亦不能留怨惡於骨中雖舊欲擠已入不測淵者
事已輒忘之畧無枚言復意自奉甚薄有積則施之不

為子孫他日計西川副樞上嘗賜以玉帶錦衣錢二千五百緡止留其服物餘悉分之親戚賓客一日而盡人問之則曰曩吾家多責券縣官憐而賜償之無負矣吾貴而薄功又可富而厚享耶不思而兩有之神不福人幸以是人曰我貧吾利器也故自入官非素所往來有相答報者未嘗恃刑勢取一錢直餽再為尚書權臣力能生殺人恥公共事累年足跡獨不及吾門以祿薄用奮為言願奉母錢百人交惟今取子自益卻之亦不為

謝王相七年及事先王五年言必切切臣職子道請聞
斯行以絕事嫌簡約侍衛以裁浮費無急土木殫匱民
力者中外所厭誦凡人賢而有聞滿調將東歸必薦汲
之王陞秩留之故闕輔得士為多皆視為已職當然未
嘗語人由我而然以期見德遇事謹敏好謀善問多不
自用及其未露生人之心愈切取信蠻夷問其論招椎
結荷旃竭蹶慕義三道之兵為之仰首思徼利於萬里
羞成功於一介賈星馬江馬草包樞斬木通道昇歸要

荒抑嘗觀今中統以來將相臣死率於其天天下之情
稱其平生所為功高者惜德大者思不過如是而極然
未有若公逢掖死事為世所壯者也嗚呼賢哉又嘗觀
古君臣莫難於合莫尤難于君蓋合或可伺所欲以中
而信則必不可襲取於一時自公始侍潛藩聖皇非遽
貴之地亦嘗身接之面訓之指受之親以細微觀其敬
忽置之糾紛試其理解誓以雷霆察其變常納之汙濁
驗其潔白既久而後知遇也十後三十三年之中或使

或收或從或留或相或傳或候王或將凡賞勲勞擢者
舊可以勸人臣者公皆與為之至商論臣羣能不於公
不曰清則曰剛或曰則欺不見有貶於聖訓用未盡年
未耄人猶未足其悲受任於已試知遇於既久可與疇
咨海內者將不知誰在也嗚呼悲哉後三年頽彙進遺
事求狀公行燧亦荷公知且久遊其門又與頽嘗同受
學義不得以不文為讓姑為論次如此

牧庵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牧庵集卷三十一

元 姚燧 撰

經義

地天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造化之奠位必合兩而成其和聖人之成位必參兩以
用其中蓋和者致泰之極功中者致和之大本也徒知
保合太和而氣化之流行者固所以通乎兩間之天地

乃不知允執厥中而道化之運行者實有以位乎一身之天地吾恐道化之中有時而偏則氣化之和亦有時而息矣聖人之宗主是泰豈其然哉且天秉陽而居上確然其體也而氣則下交乎地地秉陰而居下隕然其形也而氣則上交乎天氣化交感絪縕磅礴至和流通在在無間造化之泰何其盛也其必有致此者矣曰有元后焉天地之道或太過也而元后則以此之中而財成之天地之宜有不及也而元后則以此之中而輔相

之道化潛通無過不及一中懋建天地不悖聖人之泰
不亦溥乎合兩以致化者造化之泰此泰之蟠際也參
兩以贊化者聖人之泰此泰之宗主也有聖人以宗主
是泰則成位乎上下者無非中而奠位乎上下者無非
和矣泰之象云云其意如此嘗謂有致泰之實應有致
泰之實感應者其驗感者其本也應者其流感者其源
也應者其和感者其中也應者其在天地感者其在聖
人也是故天地絪縕萬物化醇陰陽妙合萬物化生天

地固以和應矣何應非感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皇極茂
建雨暘時若聖人固以中感矣何感非應應者非先感
者非後天地聖人蓋相為因成爾或者昧之徃徃為高
明博厚天地之體也下降上騰天地之氣也體立而氣
行交通而旁達則形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矣於聖人
奚賴焉吁是未知有感應之實理相為流通者矣天地
之化而範圍者聖人也天地化育而參贊者聖人也聖
人者擬天地而參諸身以一身而贊化育陰陽閭闔我

轉其機寒暑推遷我總其運此精神之感召和氣之流通使之三光全而日月無薄蝕之虞五紀協而風雨無凄苦之變財之成之輔之相之而無過不及之偏何莫非大中之感者亦何莫非太和之應者嗚呼和在天地則天地一聖人之應也中在聖人則聖人一天地之感也要其所應則太和所播上際下蟠無彼此也無間斷也天地之泰天地之氣化所由通也而位天地育萬物元后之於天地實有功焉太過其財成之不及其輔相

以斯中也致斯和也氣化之和即道化之所由驗也原
原其所感則大中一建萬物咸覩無偏黨也無反側也
聖人之泰聖人之道化所由通也而亶聰明作父母天
地之於元后實有賴焉寒暑其教化之日月其順動之
以斯和也驗斯中也道化之中即氣化之所由基也然
則中和無二致感應無二機在天地者非有餘在聖人
者非不足渾渾乎一中和之盛此其所以為泰治之極
歟今夫得氣之清穹然而高天之位固奠於上矣得氣

之濁墮然而卑地之位固奠於下矣上下不相紊也而有氣以行焉兩者交合二氣絪縕天稟陽之清而至陽赫赫必下交乎地地秉陰之濁而至陰肅肅必上交乎天其未交也則上下異位交焉則二氣薰蒸而成和其未交也則陰陽異質交焉則二氣流通而成泰交斯和矣和斯泰矣將見協氣嘉生薰為太平時和歲豐百祥交致天地固和矣而萬物則咸和天地固泰矣而萬物則咸泰甘露降醴泉出溢而為和氣之祥也嘉禾生芝

草植鬱而為和氣之應也由此和而推之其往不窮其
施生無方其噓吸變化無非此和之升降飛揚也不然
則和氣一乖天地否矣非大易有取於乾坤交泰之象
也然成氣化之泰者在天地而開道化之泰者在聖人
聖人者出父乾母坤而藐然中處則成位乎天地矣大
生廣生而大寶曰位則成能乎天地矣聰明作元后也
而有道以運焉兩儀同流一中不踰陰慘而陽舒天地
之道也過則不能和春生而秋斂天地之宜也不及不

能和一喜怒有間乎陰陽之慘舒惟皇作極而財成之
則無愆陽無伏陰而天地之道所由泰一賞罰有同乎
乎秋之生殺惟皇作極而輔相之則無暑雨無祁寒而
天地之宜所由泰協斯中矣中斯泰矣將見王道正直
蕩蕩平平會其有極是行是訓吾之道無非天地之道
吾之宜無非天地之宜鼓元氣雷域中天地之豫也即
聖人之中也騰百川雨天下天地之解也即聖人之中
也由此中而推之其平秋平在寅賡寅賓其在璿璣王

衡無非此中之彌綸曲成也不然則中道不立天地否
矣非大易有取於財成輔相之義也大抵有氣化之泰
有道化之泰氣化之泰一天地之和也道化之泰一聖
人之中也若不相闕也而實相因若不相與也而實相
為用其殆一道氣之相為貫通者乎何者有道斯有氣
降而而氣其在天地則為陰陽之運其在聖人則為中
節之和氣統於道其在天地則為陰陽之粹其在聖人
則為未發之中天地以氣運則有上下交通之妙氣即

道之流行焉耳聖人以道運則有財成輔相之功道氣
氣之主宰焉耳融道氣致中和天地大造化也聖人權
造化也天地聖人同一中和之泰也使天地徒以氣化
之泰奠位乎上下而不有聖人以道化之泰成位乎其
中則陰陽失其道寒暑失其宜日月失其經和者流矣
其何泰也哉抑嘗考泰之為卦而有疑焉天尊地卑而
乾坤以定皇極建中而彛倫以叙今而象泰之卦則有
取於乾下而坤上元后之任則有及於天地之道與宜

何也蓋天地以形言乾坤以氣言天地奠位而乾下坤上者氣也天地之交以氣而交是謂之泰乾坤具父母也元后其宗子也乾坤以氣化而賦形賦色於元后元后其可不存吾順事而財成輔相之以盡其宗子之職哉是知乾下坤上氣化以交而成和矣而乾坤以定則和者未有不中曰道曰宜元后財成輔相之以中矣而要倫攸叙則中者未有不和此其所以有取於泰之象歟雖然聖人之用中其應在天地其感在民心民心罔

中惟爾之中則人和而天時地利無不應矣古之聖人
端居乎宥密之中而尸財成輔相之職豈必曰夏則致
天地之陽氣而導行之冬則閉藏之歟又豈必曰秋則
取天地之陰氣而施用之春則閉止之歟夫乖氣致異
和之反也和氣致祥泰之極也禮樂所以合天地之化
中和所以致萬物之育吾之於民苟能以禮樂導其中
和之教以中和行其左右之道則吾民之中即天地之
中也吾民之和即天地之和也聖人象泰以財成輔相

之任屬之聖人而必以左右民繼言之厥有旨矣昔之言泰和者必曰唐虞則唐虞之時地天交泰之時也以言其治則地平天成也以言其道則精一執中也以言其化則黎民於變也中和之應未有盛於此時也然要其所以致中和無非用中於民始之作訛成易有其時析因夷隩有其序六府則孔修三事則允治彼其潛通天地之和默造化之機固有左右爾民之治存焉如曰舍斯民而他有所謂財成輔相之事特陰陽固閑之

學聲巫瞽史之為堯舜其然乎不然也春秋以來日蝕
有書地震有書不雨又有書是何陰陽繆戾如是耶得
非治不唐虞世則春秋大中之治不建而太和之治不
復乎吁是必有寤寐堯舜於千百載之上而為天地立
極為萬世開太平者

名字說

李綸字說

李明之以其子讓來見曰願易名而字之予思古之人

生子三月而父名之避其在常語而難為諱者所以為他日為父計也故曲禮曰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山川不以隱疾而春秋傳亦曰不以官不以畜牲不以器幣讓也已久矣雖其名無國官日月山川隱疾畜牲器幣之犯而犯舉世人之常語使其子宜如何而諱於今哉亦觀夫治絲乎其緒之弱不大於秋毫之末力引銖鎰則紛然而絕苟治而繩之則可以轉百鈞故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言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或曰青絲綬亦

為綸為訓雖異其組織為服亦垂首千百而比其類為之也反而求之蓋人心之善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之端其始甚微其絲之緒乎學者為能體驗擴充之使可以放四海塞兩間其比其類之綸乎邵子曰人於心上起經綸士而知此始可語自治治人之道矣名以綸字曰治夫

梁氏三子名說

梁宣慰君三子其伯也既名矣由犯先諱求予避之嘗

聞誦簡約而嗜靜重遲而可久然先民以湛靜安舒者
戒於後時予懼其流或後事也惟力於果敏斯可正其
失質諸字訓有以疾為适者古之人有伯适南宮容亦
名适然司馬長卿以慕蘭相如趙相國鄧高密名不避
堯禹士而希賢固其志也伯适南宮容奚避焉故名曰适
而字亦不能即其舊又易曰子容焉嗚呼伯适同名南
容一字吾固以先賢望子适曷知自勉哉其下二人仲
曰迪叔曰述有父兄者迪以蹈之述以繼之無所自遂

焉亦孝子悌弟之一事也然古人之名有非徒義意之
是擇如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必二
人相從而諧其韻焉可謂言無所苟出而有章者矣故
予於适迪述亦三人諧韻其古之遺意哉迪述未冠不
字

高氏諸子名說

袁之尚佐洛人高直夫以予少與其先子游拜於洪都
請為其子姪十二人製名為訓長曰統次經續繹緝約

維絢絃絃絢絢且字而序之曰家政統於尊其傳者大
小宗之子傳必立法法立而家道用成統宜曰元宗經
元立績元用然非本學亦烏乎成學則始思思而成輟
則怠而不能文又有要焉必由博而趨約固以守之而
後德業積中輝光發越而不可掩譬設色然必先資夫
可受之質繹曰元思緝元文約元博維元固絢元質絢
之所以華身者莫服若首絃膝絃足絢曰元瞻元聚元
履衣之文備矣又惡其著絢以尚之故絢曰元著其意

義相仍皆有徵於書然字者名之副也有是德則為稱情無之而弗自勉亦非予鄉先生所期於後來者

題跋

跋雪堂雅集後

釋統仁公見示雪堂雅集二帙因最其目序四詩十有九跋一真贊十七送豐州行詩九凡五十篇有一人再三作者去其繁復得二十有七人副樞左山商公譚挺中書則平章張九思右丞馬紹燕公楠左丞楊鎮參政

張思立翰林承旨則麓菴王公諱磐董文用徐琰李謙
閻復王構學士則東軒徐公諱世隆李槃王惲集賢學
士則苦齋雷君膺周砥宋渤張孔孫趙孟頫御史中丞
王博文劉宣吏曹尚書則谷之奇劉好禮郎中張之翰
太子賓客宋道提刑使胡祇適廉訪使崔瑄皆詠歌其
所志喜與縉紳遊者求古人之近似惟唐文暢故柳送
其行曰晉宋以來桑門上首道林道安慧遠慧休其所
與遊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照皆時之選夷

考其言有失有得其失者以天官顧少連夏官韓暉之徒為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鑿齒之才其不倫何啻相去千百而十一又且近諛其得者文暢亦桑門上首時不相及方以林安遠休夫誰曰不然與以靈運明遠之文自居皆無愧德斯自唐視晉宋者也自今而視唐獨不可為之比乎柳之頌文暢曰道源生知善根宿植脫棄穢累宣滌凝滯施之仁公亦聲聞稱情而不過者然求如靈澈澄觀重巽浩初元嵩文郁希操深濬之流與

文暢生同其時若是之多則仁公為獨行而無徒矣又
彼少連輩者豈足躅二十有七人之遺塵而求安石逸
少鑿齒之德之高之才吾亦不能必其當者何人况文
乎哉其敢以靈運明遠自居如柳州者蓋不知其誰也
然此中予未有識四人鎮琰好禮瑄然已皆物故其存
者閻季兩承旨而已可為人物眇然之歎至大庾戌秋
八月下弦日跋

跋張夢卿所藏紫陽楊先生墨蹟

此先婦翁紫陽辭翰也嘗聞自幼孩時文已奇由歌白水滿長於紫陽間底清風細後遂號紫陽初名嶼後由上金季主河朔中興頌季主壯之置紅篋中黃龍戰北紅篋為我元所獲恐蹤跡物色姓名獲戾有避更為真及後受我太宗簡文制誤真為英遂不敢私更始就名英其平生於書差喜米南宮故筆法時時似之其卒以乙卯時燧已聞公遺命託二事於我先世父一遺文二以先妻見配時燧未婚也其歲上距今二十四年當至

元戊子張總管夢卿持來求題夢卿嗜古博雅該洽之士慮其未得平生之槩故斂襟書此其年二月子婿姚燧觀於穰城寓舍

師濂堂跋

周君宣仲以師濂名其堂濂溪萬世師也天下師也而況派其宗者哉夫子為我朝正學之祖師夫子取水初源也侯師聖見程先生語未徹往見夫子語三日自謂如見天之廣大再見程子程子曰是必從濂溪來師濂

之功如此夫雖然侯生之言止可隔壁聽程先生終未
深與之何也受學之初每思求仲尼顏子樂處既得矣
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嗚呼是真師濂者乎
故師濂者當如程子寶祐五年夏閏之晦姚燧書

書觀臺劉氏嘉蓮卷後

往年燧在翰林使有持憲節千山之南曰馬公煦者馳
書來言吾邢之觀臺劉氏所自出先夫人之兄軌字子
範蕃字子榮皆金文臣其官所止舅範京兆轉運判官

榮汶上令方範決科之年池蓮一茄數花十三亦祥之不世有者雖見之夷堅續志而略願持筆之時以史事已修而未之進也無遑致思今年以墓告還鄧鄧適公所督刺郡再書促之乃求續志以較謂範易轉運為按察又不載榮登第嗚呼志所傳聞不若其甥之可信惟十三花者為同因思草木之祥或以二而合或由一而分二焉而已耳甘泉之芝九莖同葉河中之木殘本連理此以二而合者也漁陽之麥兩岐李翁之禾九穗此

由一而分者也然未若是十有三花之分之多豈天鍾
祥不以言喻惟假草木得氣之先者異具花實而示人
耶其既應範榮一世而遂泯泯已耶無亦猶有遺嗣蒙
其未斬之澤也然是氣也所以父母萬物者和之盛
或溢而旁暢他達如人子於其父母貌必有一肖也何
也隨其氣之盛者也夫天鍾祥於劉如是固不專範榮
兄弟之身亦必及先夫人移其盛於所家者理容有也
故公兄弟蟬嫣簪紱列居臺閣他日載勲旂常勒銘景

鐘未可知也夫然後可當宅相十三花之祥

跋西溪珍翰

中執法之書計今在人間者無慮數萬番而諸賢獨感泣此軸者由張君武者不忘知與求評賞之也嗚呼古之人所重乎門生故吏者豈不以是夫使其遺嗣人持是手澤求光前烈其為先友者操筆之情又何如也至元蒼龍壬辰暮春姚燧跋

書米元暉畫山水

米敷文之畫全法其父山水樹石不事工細多以雲烟
映帶只喜作橫掛長不三尺自題曰墨戲今此獨雙幅
鉅軸豈當時奉詔與米敦儒輩對畫禁中者耶真曠代
希有物也張肖齋夢卿以至元戊子夏四十千購得之
姚燧寓目焉為識末幅

銘

簡儀銘

舊儀昆侖六合包外經緯縱橫天常斜帶三辰內旋黃

赤道交其中四游俯仰鈞簫凡今改為皆析而異取其

案元文類
作由能

疏明無室於眎四游兩軸二極是當南軸下

貫赤道天常

案此二句元文類作
南軸攸皆下乃天常

天常不搖則乾安靜

案此二句元文類作
惟北教傾取軸槩應

上鏤

案元文類
作鏤以

百刻及時初正赤

道上載周列經星三百六十五度奇贏紫微安加北極

攸戴穹然哭出狀同倚蓋別置立運下履平地錯勒于

隅十二子名五環挈周文有八尺紫微等之三旋在一

六環之安三負衡旋衡綴闕距隨族流遷

案紫微以下
十六句元文

類止八句其文曰地平安加立運所履錯勒于隅若
十二子五環三旋四衡繫焉兩綴聞距隨按留連欲

知出地究茲立運去極幾何即游是問赤道重衡四弦

末

案中州文
表作牙

張上弦

案元文
類作結

北軸移影相望笑

案元文
類作測

日用一推星兼二定距入宿兩侯齊眎巍巍其高漠漠

其遙蕩蕩其大赫赫其昭孰曰無形而兼賾考

案此二
句元文

類作步切之
問肆所賾考

明乎制器運掌有道法簡而中用密不窮

歷較古陳未與侔工猗歟皇元發帝之蘊畀厥羲和萬

世其訓

釜儀銘

案釜元丈類作仰

不可體形莫天大也無競維人仰釜載也六尺為深廣

自倍也兼深廣倍挈釜兌也環鑿為沼準以溉也

案此二句

元文類作振流不洩滌以澮也

辨方正位日子卦也衡縮度中平斜再

案元丈類作載也

斜起南極平釜錄也小大必周入地畫也始

周寢斷寢極外也極入地深四十太也北九十一赤道

斷也列刻五十六時配也衡竿加卦巽坤內也以負縮

竿子午對也首旋機板

案此句元文類作末旋機杖

竅納芥也上下

懸直與鐵會也視日漏光何度在也暘谷朝賓夕餞昧也寒暑發斂驗進退也薄蝕終起鑒生殺也以避赫曦奪目害也南北之偏亦可槩也極淺十七林邑介也黃道夏高人所戴也夏永冬短猶小差也深五十奇鐵勒塞也黃道寢平冬晝晦也夏則不暮永短最也

案元文類林邑

介也下即接深五二句奇作二黃道夏高作淺赤道高載作載夏永冬短作夏短冬永小作少黃道寢平作深

故赤平安渾宣夜所穹蓋也六天之書言殊話也

案四句元

文類止作二句曰二天之書曰渾蓋也一儀之揆孰善悖也

案之元文類作即孰善作

何以指為告無煩咏也聞資以明疑者沛也智者是之

膠者怪也古今

宋元文類作過者

巧歷不億輩也非讓不為思

不逮也將闕天朕造物愛也其有俟然昭聖代也泰山

礪兮河如帶也黃金不磨悠久賴也鬼神禁訶勿銘

宋元

文類作壞也

太史院靈臺鐘銘

靈臺設簾嵬以尊元間大呂非其鼎犖曠善鼓手自煩
官商良諧等金盆請勿以以聲以功論一日之中兩昕

昏二十四鳴有度存九圍一圓折柳樊黔首時作時廢
殄日月如是相告敦三辰聽命循軌坦四序不忒迭寒暄
萬物生翕盈乾坤何獨治厯道此源凝熙帝績高羲軒
積世而運會而元言金之古慎莫捫輟響誰其代天言

大朝元宮鐘銘

吾聞儲祥千石之鐘離世蕩訏不脛而趨朝元之宮器
碩而聲洪震百里而千層穹千柱之下侯叟侯童萬指
攸聚旦旭而昏蒙其出其作其偃其饒必告而使之齊

同尚其微功從可卜斯道之汙隆方昔汙也金函索索
以灰滅故噓希聲而為聲及其隆也玉書幡幡而天出
則播大音而為聰矧善藏用乎中不擇棄人皂隸王公
手以問之咏應無窮如橐之鼓風我書魚蟲界之鏤工
期萬斯年與之官兮相終

宣慰都司郭君實持眉歛研相壽僕以端研報之
渠後遺姬令伯陽

端為州濱海浦孕奇石研資取雖器也視為主彼其子

腹枵宴求一辭瘖不吐第塵棄瓦甃伍中道歸伯陽父
遷喬木鶯其羽之賢習蟠三五出言章氣風雨述聖哲
誅姦竊其為價琮璵琥資山石非遠腐後視今後猶古
讀吾銘孰敢侮

劉無競歛石研銘

黜歛之產石則寶黃金為聲蒼壁質德先如是疇可匹
無競惟人士之吉銘以發幽友燧述

贊

無名人真贊

古之遺直今見髣髴何其百年凜有生意緬懷用世愈
益可畏宜使羣公笑言寬味烜赫大名其所被衣世百
年千具有可既也耶

太傅楚公像贊

盈常之躬碩大而豐氣肅而神充自非降嵩與三光之
鍾豈能生上材之偉雄

牧庵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牧庵集卷三十一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曹洪梁

欽定四庫全書

牧庵集卷三十一

元 姚燧 撰

賦

烏木杖賦

去年吏仲威得烏木杖大經尺高可過額嘗析
一杖遺余許為賦報之其秋仲威疾歷三時未
勿藥也今年余生朝使人肩木之半相壽且促

曰吾疾於以嬰綿者豈思不償賦致耶不佞誠
得一誦其辭或可釋杖而起矣余動其言而賦

曰

或曰炎海之山珍木產焉金為之聲石與其堅甍結伐
荷投諸瀧洲依居蛟蜃漱沫濡坎歲月俟之化而為玄
要出人為非得自天此島夷假以售利於中土之微權
也抑齋聞而笑之曰昔賈鬻鞭梃蠟其膚市者一濯已
呈倉枯胥是黥材裏表一如從可占知迺受形其本初

者也胡子以由彼而然乎今夫中土之山有衆其植斧
取觀之內各異色樟作摺文杜棗樹赤檀柏柘黃蒲櫟
槭白與爾高里遐裔絕域瀘雋杉紫儋黎沉褐屬賓雞
舌相半白黑一隅斯舉三可反頤數度品之爛爛果熟
深淺濃淡萬不齊同令人感之欣心悦瞳問誰為之能
然皆著妙於化工夫其見諸荷葉之外者如此又何惑
理質於其中哉且水火之赤黑不一其色者雖童子猶
能知之至語其相賊而為用有戴白之老所未思維勇

能知之至語其相賊而為用有戴白之老所未思維男
丁之婦壬實雄黑而赤雌始若離而難馭終為夫之所
移今其色之幽幽迺昔赤之由基是何資於遠臂只煬
竈亦可闢彼炎絕而烈者焰也其烟液為煤必黔而緇
因以曉夫巧繪之棄鉛朱亦懼其既久漫漶而為黧又
以信道書坎盛之侵離也不然南服之冊祝融之宅也
敵金石而焦流蓋火熾之已極非盛其水以滅之則物
將不能以生活故伊人之睥面不渥赭而深黑亦火色

索藏惟獨見夫水而已矣其木理之如漆者又足惑乎
哉吏鮪之孫其畏可象析而杖之奔走相餉輟牙廬於
猛士配几屨於席上試扶衰以其策觸爪甲而鏗響以
卷鐵而含簧陋柳侯之為匠必求同於所異纔黑蛇之
佛彷彿噫物之變化不可期分猶足以乘雷而騰往也

五言古詩

寄王憲使立夫

庭樹生秋風炎熾奪如失小蟲鳴嚶嚶高隼飛馱馱

懷素心人若髮未忘擲百年能幾見過眼徂電疾而君
有官事出言千里律何暇喜蛩音情與逃空一昨因趙
卿至戒遣書新述篇軸不害多無憚費紙筆且約來此
州罇酒留十日晴天逼佳夕共看華月出非不思餘論
門無一新即吾私如汲車已脫復榮繡晚菰生待種早
稻行可鉅少須黃花發秋風亦蕭瑟倒冠獨山巔茲遊
或能必

次韻閻子濟二首

我友宋僉憲頗風思湘中每云所遇奇未易言說窮崇
蘭春風花巖桂秋露叢三年一官內身在香國東朝航
汨羅波翻動海日紅暮揖嶽麓寺蒼烟樓觀露喧喧名
都邑百貨聚商工何時訪君遊盡歷西南雄

霜水收風濤江船穩歸路惟應江間月照汝來往屢長
沙隔南雲尚飽艱險趣天涯念碁錯睽閤皆舊故新知
苟會心何必歡有素黃鍾未懸業衆目齊瓦缶大音故
希聲欲說難至戶況我言毛輶誰復聽其句所恃君盛

年學仕猶未暮丈夫重道義自足輕外鷺觀今紛華儔
愠喜隨一茅愿終藏山書榮於鹿鳴賦

寄徐中丞容齋

李侯安慶來遭君江間施問云歸湍水示聲偶及我自
揆哀鈍質舊學日兼墮百事於大賢資取無一頗始疑
逢蒙弓亦有虛發苟終知匠石材斧不捐瑣瑣增慚失
喜餘覺得觀藻火況聞閑世故盤走夜光顆仰止親友
間屢得觀藻火況閑世故以盤走夜光顆仰止高山思

願並餘子影歷推天日行蟻右風輪左吾徒不相值其
故正此坐何時廣陵遊傾蓋愿終果

寄岳教吳忠肅

我友右轄公人物慎臧否獨于甌閩士推心一忠敵勝
國已太傅椽筆入其手用之敵千將可斷姦竄首一軌
名始北上徹宸纘難蒲車嘗及門竟以疾自守不使橋
門觀執醬餽黃耆余聞敢藐視日月藏心久秋風歸天
岳有綰州學綬堆盤青青橘求薦傾蓋酒何人天壤間

亦數牛馬走問知為高賢重歷丘山負行年滿卦數不
見顏狀叟翻比少九齡哀悴先哀柳只看形諸外已卜
內所有如何辭萬鍾反就祿升斗無乃仁人心終結一
善誘非有金鑄德安應小大叩且溫右轄語通誦或盈
口因知人有媒言出隨好誘豈但資娶妻亦賴用擇友
不期一日中三接杖履後甚欲進所業一嘗恐輒嘔至
今貧賈肆深櫝千金帚泖泉聞恣心亦誤見私厚諷讀
登阿篇明璣照軒牖其稱媚天子例必登拜受鄙言何

足道魚目辱蕪取敢不先木桃旋期報瓊玖

挽孟商州元亨

六里商於山而子往倅之人嘗隘其色霜蹄跼權奇所
欣多曠暇得以放瓊辭城闌四皓墳下有餘紫芝長吟
薄采采薦以松醪卮娛樂豈不仙久此壽奚疑如何奪
善地調降華判卑方聞有力傳揚譽於雲逵佳城鬱厚
夜白日見無期因傷先待制抱業既未施積燾宜及躬
年位亦如斯覽古事每爾為昌來者基秦藩官聯曹生

別且長思雖余後聞訃宿草寧不悲春水清漣漪營魄
今何為

挽甥塔

趙商來扣門袖出史侯書開緘愴惻知汝已玄是閭是
侯太尉子兩嘗妹塔汝汝視則婦翁見訃語豈虛有疑
讀反覆不見日月初汝昔似猶子嗣業又貞餘文貞今
留侯乏世理可噓吾甥顏薜豔令譽由閨居及婦劉氏
門悅紛結華裾其姑况難事厲色歲一舒前來已子生

在亡未知渠茲焉抱惴發茹苦何日除南州穰侯國臨
湍上高虛東望酹一觴老淚血連如呼魂遠致否已矣
何言歟

京師病中六首

埏土以為桮小大不異形尺筭以叩之千百不同聲耳
去目能幾同異乃爾爭二物于吾身受形與俱生云何
一易地聞見皆聾盲況于六合間擾擾羣黎行妍醜既
殊狀賢德豈齊情區區豈門交心曲安可明撫仕初足

華終竟外侮嬰人云禦之策惟有要歸耕

古人不若意得酒以自歡而我不能飲安敵憂患干卧
病兩月周日夜防痺殘神州桂玉地富室居猶難三千
里外身驅率就一官吹灰終不然豈但積棘寒囊空到
稱假豈能久盤桓又顧穰城家新立四壁單小兒雖善
步神骨尚未完吾家三族中慰意獨此看思之腸九迴
何以生羽輪

少年厭治生但慕官爵好騎馬雜高蓋奔走長安道雖

有良田園廢沒但蕪草及為荆楚憲盡室辭豐鎬登山
復涉水往費尤浩浩黃金火消冰質賣無一保豈無升
斗入喪失兵山倒滄海去悠悠白日行杲杲朱顏化顛
顛素髮辭蓬葆今年四十九知非殊不早稔嚼世味薄
滿口木膚槁人云豐城後接武瀛州烏安知走朱門惟
去是求禱朝允暮載途南土甘投老買完亦已得求田
不多寶此邦衣食易宜稻及桑棗時節勞農苦對酒慙
一考與汝車上妻從人喚翁媪

束髮慕玄理佩服三皇篇
千周絜可覩不受天老傳
得此西南朋飛龍亦潛淵
神哉中夜氣使我沉疴痊
如何負道德疊疊區中緣
誓將脫塵鞅庶永桑榆年

寒風振虛幌蘭膏淡無姿
披衣復撫枕傾耳候晨雞
夙昔不成夢撫然嘆吾衰
盛年苟無聞光景忽若馳
欲為流水吟朱絃為誰揮
恥從季主卜將與陵陽期

古來方術士越人與長桑
採芝鍊五台繫肘皆神方
伊余抱微病湯液已徧嘗
斯人不可見反側心煩傷
倏悟

養生理靜極神明康致物以却老唯此竟取荒

平章廉公挽章

嗚呼平章公懿質天所性氣鍾三光粹量包九澤淨加
以資閣學寸晷如與競不有斯人徒孰佐天子聖山立
當軒陸侃侃言議正蒐賢及耕釣巖藪沾幣聘十年泰
階平四海弓不檄奇才官簫尺餘子非季孟事隨乃來
毀輦轂奉朝請名園平泉比若石不可性門前施行馬
外物軒冕盛相過盡慈伯聞至倒屣迎清風佳月夕劇

談雜觴咏絕口溫室樹肯干蘭省政屢典千金裘好客
遠慕鄭焉如靈臺上憂世常炳炳天下尚可為惜哉司
馬病何期龍蛇歲壽僅滿知命憶昨訃下初遠近聲淚
併胡天陋巷仁反福東陵獷巫陽不可作百載生不更
豈其黔羸遊黔運元化朽其栖景星鳳出為斯世慶將
遂為明神山川主霄榮蒼蒼高在上此理幽莫鏡優孟
效叔敖歆足楚人敬況公自有子毓德宜爾令不見提
刑君氣岸殊毫勁秋風鷹隼厲肝膽裂裊貌他日霜瀾

平勲業未可竟一門周司徒竹帛看輝映

時苗留犢圖

君子中庸貴不行專怪高嘗讀裨官書抵掌嗤時苗生
犢當去縣還汝故主牢得妾以其子宜往何所留理在
不可推如瑟柱傳膠畫師斷章耳意取警貪饕貌為盈
尺軸丹青爛生綃二十餘七人妍醜兼耆髦目既殊眇
睷手亦異持操或戴爐炷香或捧危薦醪或擁扳伏揖
或撫手逍遙或結領竚思或左顧有求或岸巾小顧或

拳拱倭腰或賞彈指嗟或戚反袂號或向緇黃列致辭
前不休或含春風姿鬢髮雲為翹仍攜兩童女芳年未
蘭苞婆婆輟緝麻倚巾顏弗妖或荷橐鞭犢或弛擔挾
輶可傷轅下捋滿脰黃鍾年忍割舐子愛如彪念楊修
凡此舉隅耳曲折態豈周名不著為誰代可必前朝位
置內供奉無乃王雲曹憶與三害圖高下不相超所恨
百里侯骨相尋常流不見操介介盜睥容昭昭以是方
古作如武羞箭韶余評法魯史功罪不少饒詩拾畫記

唾僵走追韓豪已架屋下屋他日從人嘲

荏葦嘆

瀕江不可禾歲惟蒹葦茁青林無端倪永與江水匹由
為薪蒸恃責以租賦出國人誠貪天苞苴黃金鑑暮夜
鑽權倖入牒妻子質輸課或未償沒之良不恤他家豈
辨為得者皆富室秋風霜霰落百穀時已實處處傭干
夫豚酒健力鉅捆載向城市官外私羨溢遺滯狼籍陳
入者必見叱或因取束蘊隨以盜采律春風將新萌剪

伐未十七下策付一炬災火赤天日坐視煨燼空不朽
氏貧疾因推是為心可見無仁術周官行虞禁為法未
爾疾亦已開利源千年誰能窒

舟中落梅

折梅天門山含白未舒萼東風登艫去一笑破孤酌嗟
汝如佳人賦命所向薄縱拔榛營蒙還持媚蓬弱方鼻
縮頸脰借潤江以勺固乏水月奇復避霜雪虐曉芳惟
衣襲夜影燈與約相攜千里行十日春有脚開敷既爛

漫理亦宜飄落正愁鄰牆蛛橫玉裂纖弱遲應故山樹
縞袂已寂寞紛然委泥塵無此藉茵幕却有和羹須勞
求到巖壑幸否相倚伏世事安可度益感先民言貴賤
隨所託

書懷二首

南州仲冬月天氣如春暄旅貧無衣褐差使卒歲溫矧
又稻麥價倍屢賤都門不待付千錢翠濤歟盈罇瀏瀏
水泮冰舉網嘗鯉繁蔬茹不鹽酢旋結青青園謀腹易

為飽足頤道義尊地偏席門外時有駐高軒華簪惠以
句欣賞難具言已可慰離索適我從弟第五馬近守格
思往三日暇考槃在茲錄吾駕無回轅

麴生素狂士濡首相禍責誓言遠絕之麴生慍見色前
陳君處世簪笏已難筋貧賤交態薄獨我時在側既通
知舊好亦復文章力衰頗借渥丹愁壘助攻墨論功尤
小小況有大此德君看無何鄉與彼華胥國百年忘樟
天萬事齊失得是邦去人間奚趨路千億非我導之往

居安有羽異不知何所負而乃見猜懷
居誠中道棄以無他人迹聞之始自由
前語吾其食愿終平生歡相對
怡朝夕

送朱教授野翁赴都下

江東窮秋月風露已凄清
侯蠱息沸響朔鴻喧哀鳴
壯哉騶人子裏糧事北行
都門于茲時飛雪九衢平
市求一狐腋委擲黃金輕
廣文先冷官未愁與寒爭
况恃身上衣手線留縱橫
不須更挾纁襲可春暉生
但愁觀國

光牛後羞羣英長安足故舊朱輪照華英蒐才佐昭代
不遺一藝名譬彼求玉人路無棄連城夙料身未至薦
剡有飛聲藉此一簣基旋觀臺九成相勢或見問為言
親猷榜晨夕几間書從促衡石程無庸移文至始反北
山料

題姚嗣輝南檀堂

彼檀有土性生植惟莪岷欒欒干雲姿才與樗散鄰匠
石過不睨場夫取蒸薪所貴故山樹寧知世莫珍一別

十畝陰清溪，俄幾春華名。堂楫上如對，故鄉親請事。小
弁詩桑梓，亦惟寅盛德。古自卑木惡，何關人不見。樗里
疾智衣，終相秦。君才負棟柱，未許溝斷均。無以禮自期，
上孤明堂晨。

送梁貢父尚書使安南詩

并引

貢父吏部交予最密，以年偶先嘗兄之，較其逸
兄絕塵子輩皆瞠目乎後。今使絕域賦長韻以
送之。

茫茫今皇輿歷古疆理徧溟海無波洪喬岳絕嶽萬方
方爭率職象胥不能件如何南交宅琛貢走藩衍中塗
俄負固至爾勞率遣崛強尚于爭為職無已淺聖量終
含弘恐彼宗社殄前迷許新之未忍再禽獮新閱庭臣
中誰可銜命選曰汝曹吏書是境嘗入踐更往喻斯旨
首鼠疑必免君聞拜詔臣技等鷹犬惟所縱使之以綿
力猶思勉仍命百僚右相率華飲餞鞭馬辭神州遭我
乎漢汚鼓榜壯于役未兒暇女泣以聞陳王氏學以究

墳典文物知慕華舉格已解辭因失事大禮無媒自求
哉君至敷利害實實專對害正如沈如人發藥得和扁
必感丹宸衷偕來覲旒冕白雉隨以入黃屋亦席卷何
減陸太中儒生服鄉充璽書入南越坐屈尉佗辯但之
橐中裝歸路千金輦功成貌麟閣行帛日星顯多少前
便儔垂頭視人覲

雲東樓

君家雲東樓未暢昔所題問言雲之東下有吾東溪翩

翩多諸黃玉掣華簪齊無因我其舍屢容躡丹梯于時
十月半風雨號雙淒八荒同一雲豈辨東所倪平生東
至地愈望溪愈迷但愛樓中兒鴻序參差低大兒行酒
觴小兒盤栗齋婉孌膚玉雪峢峢頭揮犀門楣已可占
奚由墜塗泥且歡盡今夕明日當公携歸舟何所逐逐
泛並鳬驚雲東樓中林竹裏雙鴉啼雲東樓下花移芳
滿城畦雨皆思君物凝望雲東樓每壯高意氣門馬常
滿蹄誦我雲東詩回首還雲西

田氏樂門堂

憂樂惟聖人萬古無小蔽所樂乃樂天其憂在憂世不
悖可並行譬彼巫醫藝巫云疾當元無日中野瘞為子
猶拜醫懇悃求投劑巫者由命言醫則以義制萬事天
人雜略不相鑿衲後人昧樂天顧託門永誓揆道良不
可忘君自為計一塗或庶幾奔競差可礪田候非楚產
今卜宅三蒞良駟滿千蹄連阡禾稻翳考槃願止此暇
食誰之惠豈惟憂世忘其樂亦已細南風隨華教堂扁

託書隸已有雪崖筆妍壯安敢僂翻思漢諸田實出重
華裔吾姚源為汭循本皆同系平生未傾蓋深言應速
戾要為兄弟警慎莫輕裂皆作詩至元年十月戊子歲
題肖齋覆瓿藁

至元戊子十月上泮余啜茗肖齋偶見覆瓿藁
漫不知何人之詩質諸夢卿始得為渠作持下
帙歸再日反復究觀古意踈暢洞達近體清拔
奇警有作者風實足起余為次首章岳祠韻以

見推服之私其詞曰

將種張用道六籍窮軻丘矧於前人光克對實無差清
名海嶽著廉潔永露修惜也蘊未伸封猶千戶候興移
登石廩萬象供冥搜東睠扶桑波北瞰洞庭流一杯英
皇弔為洗蒼梧憂重華老南征其故難詢諷復思靈均
降攝提貞孟陬真堪書出咄已矣賦休休

至元辛卯再過吳城王祠師雲谷示東坡所藏石
留詩贈之

別來四周星高爾雙鬢綠且矜氣彌厲能新火餘屋因
知道氣深舉羸當時屈我髮已霜草衰薄不禁沐豈但
形容然志亦忘石鏤今年雨何甚湖漲冬未伏白浪如
銀山行舟避騰蹙倚欄乘雲閣聊以寓歸目非君誰能
來寬此冰炭腹

夕佳亭

甲午冬十月洪都雨潺三旬乃一霽羈思忽若刪驅馬
柴君居突兀拔市闕炎州清霜晚林葉恰半殷已有有

朱茶花照耀菊班班亭依湖東岸坐對江西山西山兩
舍外如立步馭間鮮鮮沐濯餘翠葆萬煙鬟夕陽借佳
景盡發天所慳只知柴桑翁芳躅人無攀馬知此凝睇
亦與飛鳥遠主人退自公時得兼爾間明朝駕君去依
稀動心顏

吳君澹軒以大德甲辰冬自潭移錄道教於洪示
內相疎齊前為潭憲日贈別之什燧賦跋之誤書
澹軒為鶴臞亦道流善詩者還欲余改改書以無

取并前書失之而來求數數不置為別賦此

詩僊石崖殞繼作惟澹軒嘗示余三藁披閱再朝昏盡
卷長太息造語清而敷豈於三百篇口吟瓶水翻非然
學猶龍寄身道紀尊理洞萬物母氣完中夜存所以兼
儒能由心徵其原洪都一傾蓋以受儀恭溫旋出踈齊
叟湘東贈行言寶唾楚臣拾貽皆荃蓀既為大夫譽月
旦窮疵論因美靈奇賦偏爾鍾斯門間間隔神州聯壁
難弟昂何時聚伯仲貫如吹簾璫當今載賡輩喋舌無

庸門

題趙平江今清溪

昔我行簡池齒經戰伐蕭條煙火稀路紆豺豺虎窟是
時霜火後黃葉隕林樾彌望皆青山巖岫高元元下有
清溪流未審何源發濺濺寒碧響爽欲徹毛骨朝漱壘
峽雲夜泛峨眉月主人已避地何所猶奔突安知即今
君隰仕方吳越且恐清溪名寂人不曰身縱縱不果歸
取名自表揭而我豈善文詠詩慚求謁知君桑梓志未

忘西車軌何時真脂韋一帛改城闕還訪清溪水獨喜
存不沒但憶彼淪漪反不識華髮開樽磐石上坐歛遺
簪笏莫使猿鶴傳相嗔沈塵轍

落照

落照在東壁倒影西牆紅我身恍自失如坐虹蜺中間
誰為此幻無乃由天公改出新巧奇欲試詩律工彼哉
誠善戲拙技恐易窮斯須忽變滅寒雲翳蒼穹

右丞索賦復有此作

南地秋冬際五月無雲陰上帝遣心膺用汝作傳霖新
苗飽新澤布地勝布金吾民未乘高示爾風雲侵世事
祇如此憂樂長相尋皇天老眼在一如父母臨人心惟
順受天意良自斟助爾耕墾力實我豐穰心無非聖所
共戴君恩深

和澗泉二詩

老成稀何如月數螢燭一粲見典刑誠想優孟孟詵三
年東吳走望敬縫掖綽歸塗得失夫欲灌四鄰淪餘事

乃文字噓動如囊籥愈出愈益奇險韻安足縛又凜如
干將脫鞘爛霜鋸勿云乏鏤冰滅迹郢斤聖問渠筆何
力砥柱幹不弱可方騶雕龍不下韓逐鰭僕僕雖亟拜
未酬嘉意酢由茲一厭飲噎臧屠門嚼自許宜何施庶
幾晨門折遽以安石輩月旦無太錯視君千仞鳳巧弋
避繒繳何時鳴朝陽免聒鵠鷗虐壽人百年耳過眼犇
電灼難聚真搏沙易散劇飄萍相逢一觴詠豈不賢慕
博由淵爾何人願學言志各

草木凡根荄託土乃恒性獨暢吊蘭生無籍地氣應馳
戴危簷上朽索以為命青青雖弱質不挫霜雪勁敷花
況妍好妝陋桃李靚依依光風汎皜皜華月映香疑非
人間恍若來空過詩杖其下清芬誰汝競兒女奚自
攀安辱寶釵並但愁姑射僊綽約玉顏頸一朝秉龍過
袖去逐無逕我來昌邑山豪欲分廟令必云付杯琰與
奪神所柄不如且止之俟旋滄江艇殷勤先杯酒隨以
奇貨聘歸詫石城人管且化工盛

楊補之墨梅

原註周
齋家藏

古之賢達士名託技以傳由來含來人不及練楮年雖
求異世知存一遺百千偉也清富君緣髮金印懸脫落
貴介習博雅嗜奇偏鉅唐鄴侯架寶晉滄江船墨梅取
無咎軸首珠犀填使有透綉詩詎讓花光前處堂清風
夕斂襟泛爐煙對此冰雪姿若失炎燠然令人起幽思
校箋西湖泉

武昌寄劉時中

思君誦君詩賢於對君顏昔也坐我側守口如閉關今
茲言盡懷翻宜隔湖山文章靈奇氣賦與天所攄古人
遊已遙古風力孤攀及肩曹劉壘窺奧長信班不取為
貧仕傷和賈潁仲尼且委吏重耳嘗險艱丈夫無不
為大弨況能彎入于無眼箭安識邕容彎歸來弄綠綺
九霄鳴佩環挾是文武資未憂身恫康大路橫至寶誰
不收裹還報章因南鴻滅影秋色間轉令感白髮羈思
無由刪

過開先寺

天人喜遊戲試劒當層巒截落萬丈崖瀉出千丈湍隱
如白瓊瓊蘊此青琅玕仰睇轉飛動有物相控搏散空
摩尼珠受以頗黎盤龍公曰夜汲暘早不敢乾纔尺供
騷人萬古詭異觀我來過中歲素髮紛垂冠窮源厯絕
巖自懼身不完但能至其麓蔭翳松藥藥嘉與萬上人
枵然坐蒼磐揮杯吸微夜已足當朝餐明發入黃塵復
爾俗務千未期江山會石城清夢寒

過大孤山

左山如騰龍右山如伏獫約束彭蠡湖秋夏傍泛濫我行正窮臘豪浪殊未歇危檣蒲帆舞日出風力贍大孤水中央千尺入驚覘何人揲雲根上兩餘折劒留示爾後人萬古斷鼇驗至今鋒鏑赤酒帶膏血染昔當南北裂夢寐膏在念一朝獲身厯償盡平生欠山靈必知詩投畀未為僭

小孤山

彭磯擁千山布陣如劉沛小孤乃窮羽獨戰氣彌倍灩
澦僕命之砥柱非其對層巔摩晴穹雲木搖旆旆大江
中貫流萬頃納一最東溟供朝夕日夜至一再去吼天
馬奔回首蒼靄外已愁風蠲還進尺亦尋退不及躡嶺
屹一覽淮甸縣

牧庵集卷三十二